

大家茶坊

与名人一起说书说艺

说书说艺



夏立群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夏立群 主编

Yu Mingren Yiqi Shuoshu Shuoyi

大家茶坊

与名人一起说书说艺

说书说艺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名人一起说书说艺 / 夏立群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6

ISBN 7-80211-262-1

I. 与...

II. 夏...

III. 艺术家-访谈录-中国

IV. 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4005 号

与名人一起说书说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 66509366(编辑部)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6.125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主 编 夏立群

副主编 陈富荣 李昆昆

策 划 蒋为民 张巨睿 高立志

编 委 徐文欣 范 晨 王顺利 李旭昌 韩媛媛 孙晓滢
张 涤 杨 琳 金萌萌 崔江红 战 萍 袁欣昕

封面题字 燕刚

目 录



读书,增加点人生的厚度

方成:亏了侯宝林那一问	1
乔羽:最爱的那首歌没人欣赏	9
李铎:在雪地上撒点野	19
冯骥才:抢救“老东西”	29
陈醉:为“裸”字差点闹神经	41
田连元:家藏一本砍脑袋的书	51
张宇:要懂得“人”,才成	61

读书,给自己立一个榜样

黄宗江:“荒岛”赐给我一生的礼物	69
欧阳中石:那些宝贝真叫好	79
李光羲:《家》里找到知音	87
于洋:通宵不睡只为享受感动	95
濮存昕:为何叫“二一之徒”?	105
赵胤胤:传记给咱指明了方向	113

读书,让生活更有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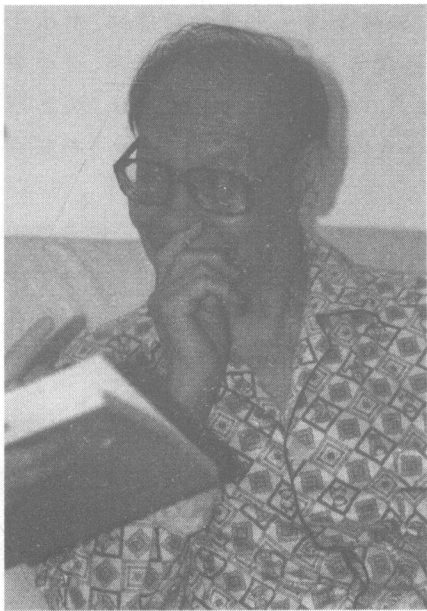
徐城北:生活是第一位的	125
刘兰芳:躺在床上的幸福	135
燕刚:不按套路出牌	143
霍庆有:忘不了那段过失	155
齐秦:从“狼”的孤寂到“鹿”的柔情	165
魏国秋:难忘“淘”来的宝	175
吕思清:我的“书房”很特别	185

读书,我苦难中的阳光

缪印堂:当年多亏书救命	193
单田芳:都是猎奇惹的“祸”	201
韩美林:监狱里那本书帮了大忙	209
陈祖德:人,应该留下点脚印的	219
姜昆:做个有趣的人	229
关牧村:底气从哪儿来?	241
后 记	251

方成

亏了侯宝林那一问



方成，1918年出生，原名孙顺潮，著名漫画家，《人民日报》高级编辑，现任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主要从事漫画的创作及漫画幽默理论的研究工作。

自1946年开始从事漫画工作，至今已近六十载，共出版《康伯》、《王小青》、《方灵漫画选》、《幽默漫画》、《方成钟灵政治讽刺画选集》、《幽默、讽刺、漫画》、《笑的艺术》、《报刊漫画》、《滑稽与幽默》、《高价营养》、《说画集》等个人漫画集、杂文集、漫画理论著作30余种。

“幽默是什么？”

在采访方老之前，我困惑了好长一段时间，心想：人家是大师，我能采访得好吗？后来认识方成的朋友都对我说：“不用紧张，方老最爱聊天了。”他们还给我讲了个方老的趣事，说他家的厅里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多功能厅”几个字。所谓多功能就是：吃饭、睡觉、创作、查资料。据说，那里书啊、资料啊堆得到处都是，杂乱无章，只有方老自己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儿，旁人进去都不知道路在哪儿，一趟，哗！倒一片。

于是，我满心打算一睹这“多功能厅”的真容，但还是晚了一步，方老已经搬进了新家，在客厅里弄起了一面墙的大书柜，从此多功能厅便成了干净整洁的客厅。

与方老聊天后，我觉得他与别的漫画家不同的是，他是一位学者型的漫画家。

方老文人气十足。他爱读书，跟我聊读书、聊他如何走上漫画的道路，更乐于给我讲解什么是幽默。从他的言谈话语中，我感觉方老涉猎很广，也很深，古今中外，从莎士比亚戏剧、经典小说到侯宝林的相声、街头巷尾流传的笑话，从其题材、情节到最细小的某一段对话、台词都记得非常清楚，讲述得惟妙惟肖，而且分析得鞭辟入里。

其次，方老很有品位，赞赏高素养的幽默。在能使人发笑的作品中，方老把其中逗笑的成分分成两类，一类是滑稽，一类是幽默。他认为幽默是高于滑稽的，含有幽默成分的作品更应当被认为是艺术品。这实际上也很好理解，滑稽、搞笑、逗乐都是引人一笑就行了，而幽默不但要让你笑，笑后还要让你深思，这其中所要求的就是对事物和社会更深层次的理解以及对生活超过常人的豁达态度。

方老把研究当成了自己的工作。在众多的漫画家中，方老应该算是出书很多的了，仅关于漫画理论和幽默研究这方面的书他就出了10本。

最令他感慨的就是1984年出的第一本书《幽默·讽刺·漫画》，当年方老写了一篇有关幽默的论文，结果被三联书店的总编辑一眼相中，一版就印了五万册。此后，他不断地写书，跟“幽默是什么”这个问题较真了足足20年。现在，方老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每天还跟年轻人上班一样坐在书桌前看书做笔记，一点一点把自己随时想到的新想法、新观点写下来。他跟我说，他的计划是平均每年出两本书，我想这是一个学者对于自己的事业特有的执著，也是一个漫画家对于给漫画以生命和艺术感的幽默应有的热情。

采访方成之前，方成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要采访方成读书方面的事，那是绝对没问题，不过你进门的时候得侧着身走，别把人家的书墙给碰倒了。”

当我跨进方老大门时，咦！看不到一本书。我心里正在纳闷着，只见方老左右一推，两道推拉门打开了。嗨，整整一面墙的大书柜摆得满满当当的！

方成是个以笔当枪的漫画家，他研究幽默研究了20年，幽默着读书却读了一辈子。



幸亏当年没有电视

“幸亏当年没有电视，要不然也看不了那么多书。”说到自己早年的读书经历，方成有些感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娱乐项目非常少。方成家离市场很近，里面有个小书铺，既卖书也收书，大部分都是线装书，价钱挺贵。方成当时也没什么钱，看完一本后，再卖给书铺，换本别的。就这样，初中三年几乎把所有的中国古典小说看了个遍。

在这些古典小说中，方成说只要是打仗的、滑稽的他都喜欢看。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西游记》、《聊斋志异》、《济公传》、《东周列国志》等好几十种，还有现在都见不到的好多武侠小说。但就是不爱看《红楼梦》，因为里头没打仗的，也不滑稽。在这些古典小说中，方成最喜欢的还是《西游记》和《济公传》。

《西游记》，是方成看的第一本小说。父亲当时给方成买了一整套线装的《西游记》，放学一回到家，他就看《西游记》。越看越有趣，后来就把那些可乐的段落反复看。其实倒不能说这本书给了他多大的人生启示和心灵上的震撼，只是其中的幽默与滑稽给他带来了许多的快乐，同时也使他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方成从小就爱在村里的墙上画画，后来因为喜欢幽默逗笑的东

在古典小说中，方成说只要是打仗的、滑稽的他都喜欢看。



西，慢慢开始在画画中融入逗笑讽刺的成分。方成回忆说他第一次画漫画是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时候，当时在上高二，学联搞运动，他和一些同学搞宣传，只有他一个人是画画的。那天学校被包围，方成没能出去。一周后，又有游行，方成一出去就挨了一刀，刀伤及骨，至今还有疤。

1942年到1946年，方成在大学学的是化学，毕业后却转行画上了漫画。他一个人跑到上海，既没钱也没有住处，与数百人竞争一个广告绘图员的工作。当时上海很流行那种画大美女的广告，唯有方成画漫画。而就那么巧，搞招聘的是个美国人，一下子就看中了方成的漫画。于是他就有了工作和住处，一边画广告一边搞漫画创作，给当时《大公报》、《观察》投稿。但有一天方成画了一幅骂美国大兵的漫画，正巧被美国上司看见，一把抢过来要撕，方成抄起一个酒瓶子，两人打了一架。广告公司的工作自然就丢了，可一出来正碰见《观察周刊》的主编储安平，方成就被他拉去给《观察》做画刊了。要知道《观察周刊》是解放前最有名的刊物，胡适、鲁迅、钱钟书、杨绛、马寅初等很多名家都是这里的作者。结果几个月的时间，方成就在漫画界里画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方成将这段生活描述得既轻描淡写又生动有趣，而且反复说自己是个很有运气的人，如果没有这些运气，他也不会成长得那么快。但是稍微读过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生活非常困苦，即使是当时思想最进步的文学青年也往往显露出困惑、迷惘和消沉的情绪，就算是在慷慨激昂的文章中也难免会看到晦涩和怨恨的色调。

文学青年尚且如此，那么像方成这样以笔当枪的漫画家，所承受的压力和风险自是不言而喻。然而从方成的话语中，你却处处能体会到平和的灵动和幽默的玄机。（这大



方成作品《编辑审稿图》。



1950年时的方成雄姿英发。

概是得益于方成早年所看的那些诙谐幽默的小说吧。) 所以如果非要说有什么运气的话, 那就是方成有一颗幽默的心。就像有人说的“幽默的心灵才是最健康的心灵, 幽默的人才是最坚强的人。”

跟幽默较真了二十年

方成的书柜中大部分都是有关幽默研究的书。方成说这二十年来, 他一直致力于幽默理论的研究。问及缘由, 方成说是有一天侯宝林来, 问他到底什么是幽默。方成一想, 唉, 自己画了一辈子漫画, 搞了一辈子幽默, 还真不是特清楚幽默是什么。于是两人把李滨声约来, 聊了一上午, 但最后还是没搞清楚。

方成是个认真的人, 从这以后就开始查书。上世纪30年代林语堂研究幽默, 写了一本书叫《论语》, 当时鲁迅、郁达夫、周谷城也都在写, 但是都是写幽默有什么好处。于是又查了辞海, 但其中说幽默是一种修辞方法。方成一想, 不对呀, 我画的漫画挺幽默的, 可是一个字没有, 这哪叫修辞啊? 再比如, 侯宝林说的“一个自行车除了铃儿不响哪儿都响”。这也不是修辞呀? 修辞是有格式的, 有方法可以学, 可幽默学不了啊?

后来方成又找了些外国的大百科全书。美国的一本书里这样写到: “凡是逗笑的全是幽默, 凡是讽刺的都是幽默。”方成一想这也不对呀,

方成在侯宝林家笑谈幽默。



逗笑的还可能是滑稽，滑稽和幽默可不是一回事。接着看了英国的、法国的书，也不对。于是方成就把市面上所有能买到的有关幽默的书都看了。比如很幽默的作家萧伯纳就说，幽默是不能下定义的。还有的说幽默是从英国来的，但是中国古代在秦国的时候就有幽默了。方成就此还给我举了个例子：秦二世即位的时候，想要把城墙都漆上，旁边的优旃就说了：“好啊，多壮观啊，而且那油漆还挺滑，敌人想上都上不来。可是有一个问题，上漆得在一个房子里荫干了，不能晒。哪找那么大的房子去呀？”二世一笑就做罢了。可是那时候英国在哪儿？

接着，方成就想凡是存在的事都得有个来龙去脉，一定会有个源头。于是就开始在各国的大百科全书中查幽默（humor）这个词的来源。很多书里都说是从意大利来的，原来是指一种胆汁，有这种胆汁的人才会幽默，后来这个词传到了英国才有了现在幽默的意思，所以好多人都说幽默是从英国来的。

方成还是觉得不对，他认为幽默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两个人说话交流才能产生幽默。比如方成的一幅漫画《武松过岗》，画的是武松背着他的老婆孩子过景阳冈，他老婆说：“大虫来了，打不打？”武松棒子也扔一边了，跑得飞快，边跑边说：“唉，托家带小的，得过且过吧！”且不说其中有什么深意，但一看就令人发笑，这就是幽默。

同时方成也说幽默是一种语言形式，很多作家都在用。比如钱钟书在《围城》中写道：张太太是位四十多岁的胖女人，外国名字是小巧玲珑的 Tessie。张小姐是十八岁的高大女孩子，着色鲜明，穿衣紧俏，身材将来准会跟他老太爷的洋行资本一样雄厚。描写得既含蓄又生动，其中还显然透露出作者的讥讽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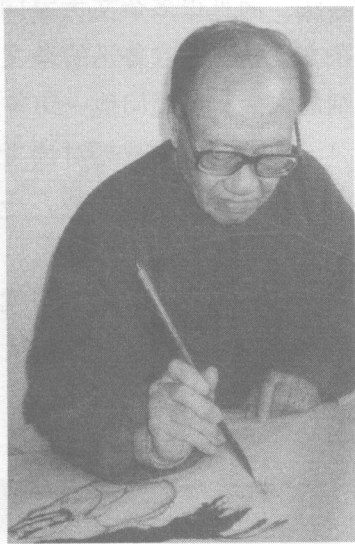
方成说，一只猴子玩一个杯子，大家都笑了，那是滑稽。一个人走在路上，突然从天上掉下一个皮球，正砸在这个人的脑袋上，人家看了都会笑，如果这个人再是个秃

钱钟书和杨绛



头，大家笑得就更厉害了，这也是滑稽。

幽默这个问题的确不是一个定义就能说清楚的。因此二十多年来方成坚持不懈地看了许多研究幽默的经典书籍，像柏格森的《笑——论滑稽的意义》、赫伯的《论幽默》、老舍的《幽默论》、让·诺安的《笑的历史》等，也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地研究幽默的特性。方成已经写了八本有关幽默理论的书，现在正在写第九本。



对方老来说，幽默是一种处世之道，也是养生之道。

困了累了看朱德庸

方成说读书不是一件可以被逼迫的事。方成说他喜欢幽默，所以看幽默的书就是一种享受。比如，他最近迷上了朱德庸的漫画，觉得幽默，好。有时候累了，看看朱德庸的漫画，就不累了；有时候心烦睡不着，看看，就觉得心情舒畅了，一下睡个好觉。

同时读书也是一种兴趣，有兴趣的事才能干好。方成爱幽默，才能看那么多有关幽默的书，动脑子思考，做大量的研究。方成还给我看了他做的读书笔记，真的是非常认真，所有觉得有用的话都是用手抄下来的。我问不是有复印机吗？方成却说，不写下来哪记得住啊。

除此之外，方成还喜欢杂文，因为杂文像漫画一样是对事物发表自己的见解和

这就是方老当年的“多功能厅”。



看法，而且很多杂文大家同时也是幽默大家，于是方成就看了许多杂文，他最喜欢鲁迅的杂文，因而连带给《鲁迅全集》做了非常详细的索引，随便问他一句鲁迅的话，马上就能找到出处。

因此，方成就想对读者说，重要的不是去读哪一本书，而是找出你究竟对什么感兴趣，一旦你知道你喜欢什么，自然就知道读什么书，该怎么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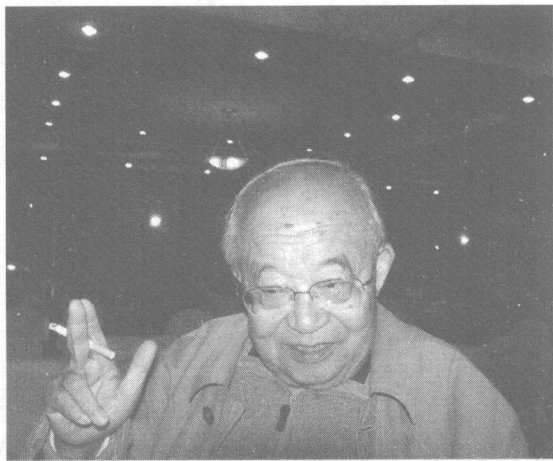
方成未来的阅读计划就是读相声和喜剧方面的书，研究了好多年漫画的幽默、文字的幽默，对其他形式的幽默也很有兴趣。



方成小时候喜欢在墙上画画，老了喜欢在墙上挂画，不为别的，只为一乐。

乔羽

最爱的那首歌没人欣赏



乔羽，著名词作家，有“词坛泰斗”之称，山东济宁人。历任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剧家协会、文化部剧本创作室创作员。曾任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院

长，中国剧协第四届理事，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长。

著有电影文学剧本《刘三姐》、《红孩子》，歌词《我的祖国》、《牡丹之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心中的玫瑰》、《难忘今宵》、《巫山神女》、《夕阳红》等等，广泛流传，成为人们传唱的经典之作。

“刚才说到哪儿了？”

和乔老爷见面，是在北京顺义某别墅区的社区会所的西餐厅里。

当时，西餐厅的领班听说乔老要来，立刻让正在清扫的侍应生停下手里的活儿，先去烧水，准备沏茶。我以为，乔老喜欢品茶。

几分钟后，乔老爷来了，寒暄后坐下，他顺手将一包中华烟放在了桌子上。这时，侍应生也将茶水端了上来。

说明采访目的后，乔老爷说：“我读的书可是真不少”，然后顿了一下。我想，回忆应该开始了。

我激动地看着乔老爷等待着下文，只见他的手奔右边的茶杯伸去。但他拿起的不是茶杯，而是茶杯旁边的香烟。一口烟雾喷出后，他才开始讲述。

每两三分钟乔老爷会抽掉一支烟，然后隔个两三分钟再点上一支。而茶水却很少碰。

大概一个小时后，当乔老爷再次将手伸向烟盒时脸上露出了诧异的表情，烟盒空了。

又过半小时后，话题进行到写词的故事时，乔老突然不说话了，神情突然有点怪异，东张西望在找什么，几分钟的坐卧不安后，他突然站起身一声没吭离开了座位。

可能坐久了，要去洗手间。我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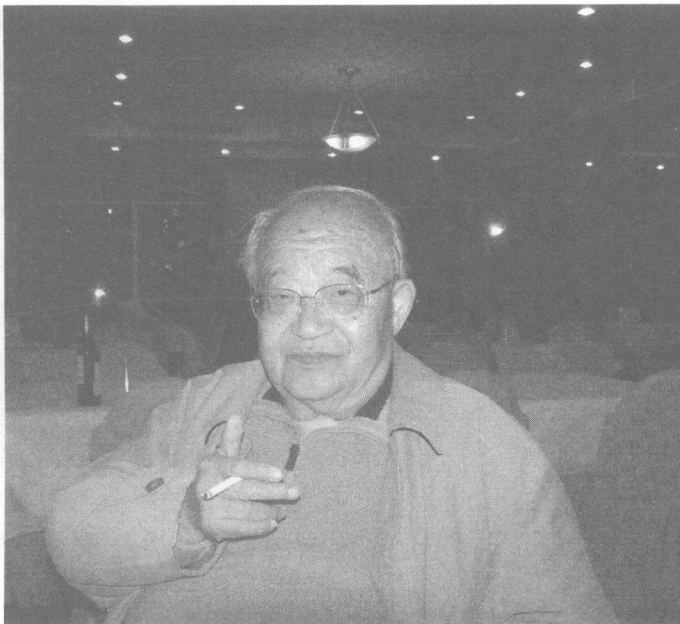
没想到，不到一分钟乔老爷就回来了，然后问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乔老爷刚才干吗去了？

几分钟后，侍应生将答案放在了桌子上——两包中南海香烟。乔老爷顺手打开一包拿出一支点上，一口烟雾喷出来，向天花板飘去。他的神情镇定了许多。

年近八旬，人称“乔老爷”的乔羽忙碌得不亚于当红的明星，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在不出门的日子，他就把一天的时间划分为两段，上午闭门写作，谢绝所有访客，下午时间随机安排。

乔羽说，古代作家中他最崇拜的是曹雪芹，当代他最喜欢的是毛泽东和鲁迅的作品。“他们的文笔和成就绝不次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样的世界文豪。”也许是爱屋及乌吧，乔羽的烟瘾和毛泽东、鲁迅一样大，总是一支接一支地吸。在烟雾中，乔羽慢慢回忆着那些读书往事。



乔老爷的烟瘾很大。

后悔“只有一条腿走路”

乔羽是当代著名的词作家，博览群书。尽管这样，他还是为没能学好一门外语而遗憾。他说：只懂汉语是一条腿走路，如果懂一门外语，就是两条腿走路，鲁迅、郭沫若、巴金都是两条腿走路。鲁迅和郭沫若懂日语、德语，巴金懂英语和世界语。

乔羽的小学五六年级是在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上的，神父们的文化修养都很高，有一个神父有好几屋子书，有中国“五四”以后几乎所有的新文学书籍。对于乔羽这样好学又有信用的学生，他很喜欢，就将自己的书借给他看，至今仍深深留在乔羽记忆中的有老舍的《二马》、《猫城记》、中文版的《圣经》、《新旧约》等。

在这所学校里，乔羽开始向神父学习那带有浓重德国味的英语，虽然说得并不流畅，但也能磕磕绊绊地读一些英文书。当看到《金瓶梅》用英语翻译过来后成了《西门庆和他的六个老婆》时，他觉